

Iván Repila

伊凡·雷皮拉
生存搏鬥的寓言

西班牙小說家伊凡·雷皮拉 (Iván Repila, 1978-) 將近十年前出版的第二部作品《偷亞提拉的馬的男孩》 (*El niño que robó el caballo de Atila*, 2013) , 經過英譯本和英語世界的廣泛好評之後, 得以大步走出西班牙, 邁向世界書市, 遂譯成十餘國語言, 堪稱「十年磨一市」。

在文藝出版界被歸列為「新鄉土」 (neo-rural) 的伊凡·雷皮拉, 從《偷亞提拉的馬的男孩》中立刻大轉向, 嘗試走進「奇幻文學」之林, 讀者可以從許多寓言故事或奇幻文學裡攝取到許多忽隱乍現的靈光, 或是跳躍式的情節片段, 彷彿拼圖碎片, 這些拼圖沒有各自延伸鋪陳情節, 銜接的扣環是小說裡兩個兄弟的求生對話, 蘊含生存的哲理和寓言。

沒有名字的兩個男孩 (大個子和小個子), 沒有明確的時代和地理背景 (寓言故事的本質), 小說一開始拋出兩個兄弟不知什麼原因, 落入七公尺深的井裡, 想方設法存活, 尋求跳出井口的生機。字裏行間模稜兩謬, 隱然指涉親生母親殘忍棄子的行徑, 而布包的食物是良心不安的施捨或誘惑, 故事就在這口井內爬梳編織, 全書出現可以跟人物連結、推敲的隱喻是: 媽媽、狼、井、布包、亞提拉 (Atila)、匈人 (Hunos)、馬。

一本讓讀者充分發揮自主想像與無限可能的詮釋權。

閱讀《偷》書, 可以聯想到沒有名字的兩個男孩 (大個子和小個子), 沒有明確的時代和地理背景 (寓言故事的本質), 小說一開始拋出兩個兄弟不知什麼原因, 落入七公尺深的井裡, 想方設法存活, 尋求跳出井口的生機。字裏行間模稜兩謬, 隱然指涉親生母親殘忍棄子的行徑, 而布包的食物是良心不安的施捨或誘惑, 故事就在這口井內爬梳編織, 全書出現可以跟人物連結、推敲的隱喻是: 媽媽、狼、井、布包、亞提拉 (Atila)、匈人 (Hunos)、馬。

一本讓讀者充分發揮自主想像與無限可能的詮釋權。

匈牙利女作家雅歌塔·克里斯多夫 (Ágota Kristóf, 1935—2011) 《惡童日記》 (*Le Grand Cahier*) 裡的克勞斯和路卡斯兄弟的境遇; 可以和阿根廷作家皮內多 (Rafael Pinedo, 1954-2006) 的小說《布洛》連結 (Plop: 指主角人物出生時掉落地「噗落」的聲音), 或是更熟知的貝克特的劇作《等待果陀》。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通的訊息: 一種末世毀滅的蒼涼意境, 對生存環境的悲觀和茫然, 一種掙扎無望的等待。

如果我們想要洞悉作者雷皮拉還想透過《偷》書傳遞什麼訊息, 或許前言的兩則引文可窺知一二: 柴契爾夫人對貧富世界對峙的說法, 以及布萊希特陳述自己生存的時代: 生於叛亂、饑荒、混沌與紊亂的世界的心路歷程。的確, 《偷》書的大個子和小個子, 在井裡面的首要困境就是對抗飢餓。兄弟倆一個魁梧粗壯, 一個天真羸弱; 一個務實, 「找」出去的方法 (力行), 一個神遊, 「想」出去的念頭 (幻覺), 嶄然鋪陳「現實與理想, 真實與虛幻」的對比。然

● Aixa de la Cruz／圖片來源

● 張淑英／撰文

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校長室特別顧問。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學博士，二〇一六年膺選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。學術專長為當代拉丁美洲、西班牙文學，翻譯研究，西語作品中譯近二十本，中詩西譯北島的《零度以上的風景》。



而，在這樣生死存亡孤立無援的逆境中，人無異於禽獸，多少人性的惡與恨自然暴露！報復、憤怒、拋棄、不仁不義、自私與漠然，都變成了倖存的憑藉。

雷皮拉創作時，或許無意別出心裁，構築偉大的藍圖，卻拋出一個牽引讀者無限遐想的幻境。《偷亞提拉的馬的男孩》在第三十一章才出現，而這一章節過後，筆觸又走往另一個不可思議的情境鋪陳。

偷亞提拉的馬的男孩



《偷亞提拉的馬的男孩》在第三十一章才出現，而這一章節過後，筆觸又走往另一個不可思議的情境鋪陳。

對歐洲的讀者而言，這樣的歷史寓言是熟悉且引人入勝的。亞提拉（Attila／Attila，406–453），是古代歐亞大陸匈奴勢力最龐大的領袖，曾是羅馬帝國的勁敵，史學家稱其為「上帝之鞭」，一說他是最偉大的統治者，一說他是最跋扈、野蠻好殺戮的侵略者。

如此威震八方的雄風更來自「亞提拉的馬」——奧塔（Othar），源於亞洲的野生馬「塔爾班種」（tarpan），今已絕跡。身高約一百三十公分，短小精悍，體型結實壯碩，頸寬短，眼小耳朵長，奔馳速度快，是神聖的動物，享有和亞提拉一樣的尊榮。小個子夢遊這樣的歷史情境，帶出了殘酷世界裡

「你單槍匹馬？」
「和匈人一起。」

「匈人是誰？」

那個偷走亞提拉馬的小孩，我拿牠的馬蹄鐵做了一雙鞋，凡我踩過之地永遠長不出野草。很多壞人怕我，奉我為神明之鞭，只因我長途跋涉，走遍世界，使他們的土地荒蕪，種子無法發芽。」

「哥哥，你一定要知道，我是

那個偷走亞提拉馬的小孩，我拿牠的馬蹄鐵做了一雙鞋，凡我踩過之地永遠長不出野草。很多壞人怕我，奉我為神明之鞭，只因我長途跋涉，走遍世界，使他們的土地荒蕪，種子無法發芽。」

個弱肉強食，勝者為王，逆者為寇的野蠻世界。這個歷史寓言反映了雷皮拉〈給臺灣讀者的一封信〉：「我們都是在一種並非平等和正義的制度下的犧牲者，而很多時候，我們出於己身利益，拒絕承認世界是崩解的。」

崩解的世界恆常是野蠻的，恆常是脫序的，無理性與荒謬的，因

此，在故事與結構鋪陳上，作者是

刻意的（跳躍與怪誕；實驗性的書

寫），擬仿了不少讀者熟悉的奇幻或神話影像。奇幻文學理論所探討的框架中，有「不／可能的世界」、「不／似真的世界」，「超自然的世界」，可能是荒謬怪誕、靈異、夢境、神奇。《偷》書的延展是在一種「可能、不是真／不似真」（inverosimil），甚至怪誕的奇異世界中發生。雷皮拉說他「做過一個夢……夢到這裡為止」，「夢」可以將所有的「不似真」合理化。例如，沒有人可以像大個子小個子那般，在井裡飢餓如

止」，「夢」可以將所有的「不似

真」合理化。例如，沒有人可以像

大個子小個子那般，在井裡飢餓如

止」，「夢」可以將所有的「不似